

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dark, swirling colors like purple, blue, and black, with some lighter, textured areas.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.

影子奔向四面八方

——一个诗写者的思考笔记片断

海上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影子奔向四面八方

海上 著

责任编辑：林欣雨

装帧设计：霞客书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影子奔向四面八方 / 海上著. — 北京: 华龄出版社,
2006.5(海上花图文 / 黄礼孩主编)

ISBN 7-80178-351-4

I. 影… II. 海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8441 号

书 名: 影子奔向四面八方

作 者: 海上 著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富达印刷厂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4

字 数: 70 千字

印 数: 1~1000 册

总 定 价: 80.00 元 (全 5 册)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: 100009

电话: 84044445 (发行部) 传真: 84039173

我的话题

(序)

直至今今天，我还在漂泊中寻找那片埋葬我的幸福的山林。

这由不得我，我已经写出了一大堆文字，我的灵魂必须承认它的苍凉。问题一直得不到彻底的解决，堵住我畅述的仍是那块庞然的巨石，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。我在它下面喘息……

直至今今天，我也没写出一句什么话——我感到这句话其实离我并不远。

聪明的思考是多余的，弄巧成拙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病患史。重要的是我仍在漂泊，天命年的漂泊意味着一个人的故事具备了一切背景：时代、岁月、记忆和地址；曾经的苍凉之中，我的裸体和孤独。

我营造了我自己。

挣扎成了一种必然，我寻求，因为我根本不会寻求……

曾有过一些人生、人性、人的各种永恒主题的追思，后来倦了。我是被寂寞哄着走进诗写生活的，文本和著作都不重要，反正我已有了它的陪伴，我停不下来。

大诗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。它不是一种可以凭空捏造的纯个人的文本。它是什么，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它需要整代人的故事作背景。

激情过后，剩下一身冷汗。

我发现一个人的虚妄。多么伟大的虚妄居然引领着人们走向虚妄——更大的苍茫。

最终是一个人被拆散，失落于黑暗的荒野…… 生命的卵巢不见了。

剩下诗，这个无人认领的、和物质抗衡的幻像。

有人说：诗是哲学和神话扔掉的垃圾。

诗写者就成了拾荒者。

生者和死者没有什么区别，一个世纪的神觉也可以装殓于一刹那间。

诗在寻抗生命密码时，又弄出了许多密码。诗养活了语言，使语言奔向时空，它自己只遗下文本的残骸。

文本塞进书橱，就像死魂灵的墓穴，来无影、去无踪。

是墓穴，而不是家园。

一天到晚要家园的诗人，想获得诗以外的慰藉和温暖。

直至今今天，我还没有找到那片山林……。

海 上

生活方式（节选）

生活应该是自由自在的。

为了获得我以为的“自由”，我几乎为此付出了一生，付出了别人舍不得付的代价。

生活是个人的事，但我从小就受到干扰。

我想我懂得自己的生活，后来指责或非议的人多了，我也不会生活了……。

我热爱生活，但我意乱情迷……。

我渴望自由的生活，但我被“自由”诱拐到了离生活现实很远的地方。

回忆这大半生的生活，我甚至一团糟。

我错就错在什么都去参与。譬如恋爱婚姻，那是与自由对峙的事情。我也常常被世俗的得失纠缠，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停滞不前。我发现一个需要精神自由的人是毫无资格对事物有留恋的。生儿育女后，我就给自己判了徒刑。我知道我走不远了，那种旷世的自由幻想纯粹是一场梦。

许多和我根本不相关的社会关系束缚过我，还有这一生的“会议”、“日常工作”使我像一架机器。我曾经有好几年只认识上班的路和回家的路，只认识自己的有限的几平米的活动空间，只认识睡觉的床……生活就是上班，开会，回家等饭吃，吃了饭看看电视，偶尔接听朋友们的生活电话，什么想像也没有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坐在家里读一本很平静的书，一位朋友突然扣响

了我的门。我开门时，他惊讶得说不出话。我为他的惊讶而惊讶。他问我热不热，我摇摇头。他指指自己湿透的衣衫说：“你知道是多少度吗？37度呀。你怎么可以坐在家里还穿着毛背心？”

我太宁静了，长时间未走出房门，已经恒温了……这是我的生活，与别人无关。夏天的热度是别人带入我的生活的。

生活。原本只是活着而已，自从我在1976年的大事故中死里逃生、残中康复后，我已经为生命的意外有些得意了。和朋友谈及生命，我总有太多激情——我错了？他们怎么听不懂呢？

我好不容易活下来了，我想生活，不是毫无趣味地活着。

有了家庭，有了妻儿，有了责任和义务，生活就没那么自由了。

尤其是有了想法，人就活得更不自在了。

当一位朋友看到我的诗手稿后，惊呼着。他说，这个社会埋没了，他说社会应该重视我等等……我被他弄晕了，最后请他离开我，以后别再来为我愤愤不平。因为他搅混了我平静的生活。

我没有怀才不遇，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文才。我遇到我自己，我认识自己。

我没有被埋没。诗令我超越自己。我写诗，就是写诗，这是陪伴我内心寂寞的唯一的绝活。

我不愿意让社会笼罩我，那样的话，我会失去最后仅剩的一点点“自由”。

我的生活是靠内心的“自由”维持的。

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都有了一官半职。是的，他们中间有的，很有心机。和我一样工龄的人都比我薪水高，这是我没有去努力争取或自己不小心丢失的。因为我有时忘了去上班，有时没有去开会，有许多领导的生日以及喜庆的事没知道去参加。我内心太自由，太随意。

所以我失去了该得到的。既然该得到的没得到，那么就是不该得到的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一得必有一失。

为此，我常常在想，我又得到了一种别人不要、也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

这样的安慰，使我仍处在平静中。

生活会发生许多麻烦。我的麻烦太多，生活的负担就增多。

我每天努力抬起头来，想装成一副无所谓或者无畏的样子。可惜，太沉重的头容易疲劳。

当生活无力把握时，那就不是简单的焦虑了，而是惶惶不可终日。我发现这种慌乱的心境还压抑了我的胆魄，我很沮丧。

沮丧的生活原本不是我追求的。

原来我已被生活吞没了！

我不屑于谈得那般具体，我是抽象的做梦人。

我是抽象的，而我从来不屑于谈及那些生活的细节和段落。我知道，厄运从来没有离我多远，只是过去我不太在意。我也有血气方刚的年龄，我也有过侥幸，而这种侥幸蒙蔽了我，使我轻信自己的能耐。

面对每一个日子，而对每一种日子，面对漫长与短暂，这就是生活。每个人都在面对，只是方式不同。

至少我对贫困的感触太深，其实我是不应该知道“贫困”的具体细节的。只是由于信息社会的敏感，事情总是那么凑巧而具有天意。我这样一想，宿命论就来了。我是想说，上帝为了折磨我的意志、为了检验我酷爱自由的天性，弄出许多难题来打击我。我的自尊被贫困的生活伤害着，我对生活几近绝望，我的生活欲望在日渐消褪。

一个抽象的人已经活得很具体了，这是我过去从不去面对的后果。生活告诉我，自由需付出极大的代价。

过好每一个贫困的日子，你才呈现人性。

在漂泊的日子呈，我发现我比同龄人更有人味，更有通俗感。我活着，奔走着，心里只惦念妻儿的生活费，不耻去做任何能做的事情。在一座新的城市呈，我吃着便当快餐。更多的时候在步行，在认路，在背诵这座城市的路名和楼名。

夜里寂静时，失眠的我仍然写着诗。我不告诉别人，这是我的隐私。

.....

豁 然

吃着碗呈的，又望着锅呈的。吃饱了，又想着明天的事物。……活在今日，想到明天，得到爱，想到外通。

就这样坐卧难安，思绪不宁。

其它的动物生命是这样来运命的么？当饥饿袭体，当性欲发作，当同类发威，当夕阳下山，当处境灾变……它们也惊慌失措？也患得患失？也忧郁笼罩？

生命原来是无计划性的，如今文明给教育出“计划”这一措施。有了计划就多了一种负担。

计划什么呢？粮食？财产？意义？还是寿运？……总之都是理想。

这理想就成了牢栅，把自己关进“理想”之中，用“成功”之锁把守，从此对“失败”感到恐惧。

现在我宁可失败，也要自由自在地活。

输的信念

赌徒的信念就是：我不可能总是输，难道我的手气和运气竟如此糟吗？

在越输越多的情况下，信念成立了。茫然之中，信念就是一种自尊与自信。

屡遭挫败的人文精神，早已将绝望的语言铺满天地。这是一种咒场，是意念的巫咒。

我的先辈一生一世从没有走上鸿运，但是我从小就被他们的意念感动。

我的外公坚信海水，我的爷爷坚信酒水。我小时候只有泪水洗面，父亲怀疑我的人格和作为。我早已知道这一生不会有物质上的幸福，但是我仍然没有企图改变作为人的基本秉性。

我的弹性很足，很自觉。每当我犯下大错，都能很快弹回原来的本性、原来的沉静。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什么事也没有烙在我的心头。

没有人像我这样地“认”输。

日子

我写过日子，写着写着它不见了。日子是不可以用文字来造句的。日子有不可叙述性，不可猜测、不可模拟、不可评议、不可拒绝。

日子在写作中只剩下它的时刻天知道这种时刻是否确实。日子是容器，是宇宙的大碗……。

我们就在这只碗里搅腾。

碗内装满世纪的每一张污浊的脸，这些脸在秽物中长出梦魇。我难免不被其中一张脸附身，而且夜夜有隔世的噩梦熬出我的冷汗。

碗里有生死不明的物质。它们使日子似是而非、扑朔迷离、若隐若现……碗里有用不完的日子。

而属于我的日子，正被阳光烘烤。

影 子

并没有阳光，它仍然跟着我，它是我的月亮，想知道我的行踪。

在我思考的荒唐时辰，它是我的寂静。

我吃了一个有影子的苹果，被我的影子吞没。我读完一卷历史书籍，影子塞满了脑门，一片阴影遮住了联想。我吞没了历史、吞没了故事，但是影子吞没了全世界。从此阳光不再红火，人间影影绰绰……我的身影忽长忽短。

没有太阳也没有月光，影子向四面八方奔去，奔出界线成为夜晚。

当影子随黎明退至我的身后，大地上都是影子的影子——命根。

合上书卷即合上历史的影子。

一部没打开的书是一叠漆黑的影子。

收 藏

存在两种选择：价值和价格。

需要两种眼光：审美和审时。

解决两个难题：发现和获取。

凡有名目的收藏已失去了价值，可能价格可观。

如果想成为历史收藏家，那么你得先学会爱惜任何一页破纸。

当我没实力去收藏任何东西时，我收藏着独立的个性。还有我没有褪尽的孩提时代的稚气。还有祖传的世袭的木讷。

我只能收藏我的遗迹。以保证我今后的遗容很像我。

倒 流

泪已流尽。早在少年时代，我哭完了一生的泪，我轻松地活着。今后是无泪的生涯……。

一次性倾倒。一次性把人生的娇气统统使用完毕。我只有干巴巴的沉默了。

沉默又倒流到心田，心田一片寂静。因为是心，所以伤心难免，但没有泪再去陪伴。

我倒流到从前。《走过从前》是一个诗手稿。从前我的魂是鸟使，现在已经瘫于我的血巢。

我回到记忆，一阵懵懂收缴了我的迟疑。现在我已无须迟疑，乖乖地跟着最早的梦去死。

死，是倒流现象。

我是死中诞生的人……。

当一个人陷入麒麟般的沉寂时，嘈杂四肢再也别想打扰他。他已经回到原生态，回到人性——天性之赋。

巨大的生命力一旦重温，伴随而至的是同量级的爆破力。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的再生！

泪已流尽，他已经显得冷酷，这种东西令人寒颤……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（节选）

有没有可能将以前的故事粘贴在后来的生命途中？

回答说：可能的，但只是一种虚拟。

（一）

人的记忆可能使某些“可能”成为“可能”。虚拟实际上就是一次心灵感应。当我们身处煎熬，而记忆正在传送很久以前的驱歌，煎熬便变得不那么深入了，它是一组镜头而已。

惶惶不可终日之际，很久以前的风吹过来。让我闻着这亲和的气味，想到去远外的野地……。

（二）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没有像后来回忆时那般快乐回忆时为什么会凸出快乐色泽呢？我是如何在拒绝黑夜时入睡的？我容易困倦，害怕乱梦而偏偏被乱梦包围，单薄力小的我挣脱梦魇后，一斤冷汗浇在身上，这些水引出我尿床的愿望。

我害怕尿床，但尿床的梦是自由之梦的开始。

我必须在天光之前，捂干净床单。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我居然当作技术，逐渐成为我的专利。而尿渍所构出的赭色的图案是无法掩遮的，为什么母亲总是装作没看见呢？我被这种“成功”打击后，开始寻求新的途径。

（三）

没有音乐细胞的怂恿，我哪里哭得这么响，这么回荡呢？初小学

生把教堂的彩色玻璃唱得震落尘埃。

我真的如回忆时唱得那么好？也许我缺乏掩饰反而使声音直击师生们的耳鼓。

只有我知道音乐细胞是体内的液体养着的蝌蚪。有多少蝌蚪游出音域，就有多少液体从眼眶暗暗渗出来。

许多人说：听，唱得多好，他还哭了。

如果这叫“哭”，我既无伤感，也无兴奋，只是我的四肢像桨一般划动。哭只是一只舟溅起的水而已……

很久很久以前。

我唱我便“哭”。

（四）

其实我只会画三样东西：屋子，树，和鸟。我把这三种元素画在一张皱纸上，被红色评语缀得连我自己也不认识。

画人很麻烦，我拒绝。

成年以后，我住的只是自己画过的平房，而每住一地，都有一棵或几棵常见的树作伴，当然有鸟——鸽子和麻雀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潜意识中就看到了三十多年后的生活道具？

我画过一种人，但不像，四肢也有毛病。如果应验事实，我现在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凡是手脚画坏的地方都发生了骨折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就是自己生活的禅宗师。

（五）

我度过了野孩子捉迷藏的时代。猜拳后我都扮演躲藏的一方。

一生一世都在躲躲藏藏的阴暗心理中活着，我总是憋不住了往游

戏规则以外的地方逃，三四十年从不改变！

我输光了——确切地说我被骗光了漂亮的玻璃弹子。

半夜醒起，发现哥哥妹妹在抄袭我的剪纸……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逃避。

尿床的事，一直在人生档案里为我减负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。

成年以后，咬住我不放！

（六）

坟墓张开大嘴，露出龇齿，咬住我不放。属狗的疯子咬住我不放。小矮人咬住我不放。爱人、情人们咬住我不放。亲人们咬住我不放。

一阵猛烈挣脱，一口口肉离开我了；咬着的嘴巴都把它们吐掉了。我剩下褴褛的骨架，摇摇晃晃继续生存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发现连一根杉树也有一张咬我的嘴，我的肩被咬掉一口肉，露出肩胛骨。

也因为很久很久以前，爷爷在世时，在酗酒时抚摸着我的肉说：糯米一样地滑嫩呀。

这是我被咬成如今这般的重要线索。

爷爷只是形容我。而我是好人的肉捏制的，因为好人的肉是酸的，所以他们吞不下去的。

运命

说命运，那是一种天意生成的。而实际我们是运命者。

我曾孝顺地去接过母亲揣着的篮子，她说孩子你拎不动的。我一拎在手上后，篮子的提手断了，十几个鸡蛋和几筒米面在地上一塌糊涂。

我母亲是怀揣着篮子的。她的篮子很旧，小心翼翼是她的下意识的经验。为了孝顺，我浪费了一堆食品，这些食品却是50年代的上上品。母亲很心疼，但她更疼我的笨拙。

我躲在家里偷哭。母亲真生气了，她责骂我说：你真是傻孩子，哭有什么用。我知道她没怪我浪费食品，而是怪我的哭。

哭，也许是我放弃认知、放弃成长的一个空挡。

一生中，我花了过多的时间去哭、去忏悔、去追想食物没毁坏之前的情景。

许多货物的包装箱上印着一把伞、一个酒杯或其它标志，人是缺乏这类标志的。其实人也是易碎品，也是要避雨防潮的物质，也是不能超过一定数量叠放的。

人在社会活动中受伤害，耽误了正常地活着。人的时间不是让我们病一场、养一场，高兴一场、悲伤一场这样用的。人活着、活动着同时也谨防着。

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调养与慰藉里，放弃了许多意外的运气。

在我心灵的仓库里，积压着太多的过时的心事，让我积重难返。

奖牌和饼

母亲把一块芝麻饼整个地给了病愈刚出院的兄弟……姊姊闹着要。

姊姊说她从来没吃过一整块芝麻饼，也从未吃过一整个苹果。每次都是分得一小块，一角落头而已……

母亲说傻囤，加起来不比一整块小呵。

姊姊说，这不是整块的。

我的一位诗友对某次北京的颁奖很气愤，说：我得过许多奖，他

们都没份。按理我有得此大奖的条件。哼，谁知我没有名字。我突然想到我姊姊、兄弟吃饼的故事。我把这个故事简述后对他说：你平时已经吃掉了这块“奖饼”，而别人尝都没尝过。

谁知，他拿出“马太理论”争执着：什么啦，谁会这样平均呀，应该让有吃的更有吃，让没吃的更没吃，才符合规则。

经常听友人们获得文学幼稚园的小红花，友人们为此得意洋洋、沾沾自喜。但是这些“小红花”获得者已经与“大红花”无缘。

为什么中国的文学界总是长不大呢？这是否与饼与小红花“哄”成的心态有关？孩子们才会接受奖牌的哄哄……

极光或海市蜃楼

在广阔天地，每到夏季时节，只要听见蛙声，我们就准备好松油木棒，跟着乡民去照青蛙。夜晚的青蛙被火光一照根本不会逃跑，一脚踩着它，再弯腰从脚板底抓出，放入鱼篓。

虽然粮食还没收割上来，有了青蛙，我们就有了晚餐。

每当我们外出抓青蛙，女知青都翘首以待。她们把箱底下所剩不多的饼干和果子准备好，还烧好一壶开水，沏好茶叶。

那天，我刚抓了两个小时的青蛙，就被黑暗中的什么东西咬了一口。我尖叫一声，乡民把我慌忙背回来，在油灯下一看，说是蛇咬的齿痕，但不知是毒蛇还是一般的蛇……乡农连忙往伤口小解，女知青急得也不知道回避，其中一个还伸头去看小便。

时间长了，我有些头晕。乡民们去找赤脚医生。

有妇人提出，应该用淘米的泔水……不知谁家拿来一斗米，开始搓淘。白色的泔水放在木盆里，女知青帮我洗伤口。